

# 大陸上的青年問題

程年華

## 一 前言

處在今天這個文明飛躍的科學時代中，人往往來不及適應，而且在它巨大的、亙古不息的轉輪下，感覺自己的渺小、脆弱、莫知所從和空虛，尤其是那些滿懷着理想和希望，而觸角又敏銳的青年，在數度的磨擦、折騰之下，他就很容易的失掉了自己的方向，而迷失在這個日新月異、千頭萬向的社會中了；因此，歐美有嬉皮的產生，他們以種種消極的態度來反抗人生，甚至躲避人生，亦有所謂「新左派」的產生，他們不滿一切現有的建制，要破壞一切，打倒一切，並且提出反傳統、反權威和反現實的「三反」口號。

那麼，在匪統治下的大陸上，是否也有他們的青年問題呢？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。大陸青年目睹社會的劇變、家庭的悲劇以及現實的慘酷，心中已深懷恐懼，再加上共匪所施行的愚民的，政治教育，生生扼殺了青年的求知慾，而且就是能成爲大學生或高級知識分子，也同樣的將終身做農人、工人，爲無產階級犧牲自己，甚至更容易招致共匪的敵對和鬥爭，因此更陷入於虛空和絕望之中，以至於「極左思潮」高漲，打倒一切，或者以「虛無主義」、「無政府主義」來對待一切，否定一切。這樣當然不能見容於獨裁、乖戾的毛澤東，因此產生了極大的裂痕、分歧和嚴重的青年問題。

## 二 文革前大陸青年之環境及思想狀況

### (一) 環境

我們要探討大陸上的青年問題，首先應當從其客觀的環境中去尋找它所以發生問題的原因。

甲、首先由共匪學制的改變經過來看他們的教育方針：共產主義教育的

大陸上的青年問題

本質是「爲無產階級鬥爭的工具」，由於他們教育的這種工具性和附庸性，因此，它的政策與方針就不斷的隨着政治的路線而轉變，因此，我們可以從共匪的教育方針中看出它的政治目的是什麼。共匪學制的轉變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：

第一個階段是接受我們原有的教育制度。民國三十八年，共匪竊據了大陸之後，因爲處在青黃不接的時期，需要大批的人才來達成它無產階級的革命，於是對知識分子暫時採取「包下來」的政策。對學校制度，亦鮮有更動。

第二個階段是自民國四十年至四十七年。四十年十月裏共匪公布了「關於改革學制的決定」，強調教育爲工農開門，並且注重技術訓練，四十一年又學習蘇俄的經驗，對高等教育進行大規模的「院系調整」與「教學改革」，又廢除了私辦制度，將教育全控制在黨的手中，所以，毛匪今日亦自認當時是「照搬了蘇修的一套」，削足適履、格格不入。這是一個「俄化」的階段。

第三階段自民國四十七年起以至於今。四十七年九月，匪黨中央與僑國務院聯合發佈「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」，正式提出「教育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」的方針，強調要推行半工半讀、半農半讀的教育制度，（即減少了專業的和基礎的課程，而增加了政治的和勞動的課程，）並且規定各省市黨委會及僑政權，有權對學制進行典型試驗，以便獲得經驗後，在全區推行，因此，這是一個妄自任爲的「毛化」的階段。

由上述三階段可知其學制是由接受我們原有的教育制度轉至「俄化」的路子，再轉至「毛化」的路上。其教育的最終目的是教育爲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，爲無產階級的經濟服務。

乙、毛匪的青年政策及控制青年的方法：毛匪竊據大陸之後，認爲「革命」需要知識青年參加，「建設」也需要知識青年參加，於是，提出「團結、教育、改造」的口號，企圖拉攏青年，但是，實際上却實行著「又團結、

又鬥爭」、「又利用、又打擊」的政策，以便能利用和控制青年。在這個政策下，它要求青年的「革命化」、「勞動化」，也就是以「毛澤東思想」武裝青年，促使青年為無產階級革命而努力，並且推行「教育與勞動相結合」的方針，促使青年「勞動化」，以便於利用青年的腦力，又榨取青年的勞力，作為他的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。

其次要講到毛匪對青年的控制，他對青年的控制是無微不至的，其方法可分為下列三種：

① 透過組織來控制青年：這個組織就是「共青團」。它原名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」。民國十一年成立的，至十六年改為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」，民國三十八年再改名為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」，至五十三年又改名為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」。此組織規定「凡十五歲至二十五歲青年皆可加入」，且規定「每一工廠、企業、連隊、學校、機關、街道、農村有團員五人以上，就可成立團的支部」，可見「團」的組織是遍及每一階層和每一角落的。青年的參加組織與否，原則上是自由的，但是，共匪會利用各種歧視、侮辱來使不參加的青年感覺孤苦、難過，而參加了組織；或者利用各種各樣的、可以把虛假變成真實的宣傳手法，使青年誤認為參加「團」的組織才是正確的、上進的，而踴躍參加「團」。青年們一旦參加了「團」的組織後，就須絕對服從組織，接受組織的命令，不顧一切執行組織所給予的任務。因此，共匪就可以「團」為領導青年團體的核心，去控制「青聯」、「學聯」等羣衆組織，而嚴密地控制了青年的言行和生活。

② 在消極的控制之外，就是積極的「思想改造」和「勞動改造」。此二法，我分述於下：① 共匪的「思想改造」即一般所稱呼的「洗腦」，它所利用的，是「思想政治教育」、「時事政治教育」、「土改教育」及「自我批評」等種種辦法。所謂「思想政治改造」，就是利用講演、小組討論、報紙、廣播、文學、藝術、科學等一切方法，如什麼封建思想啦！官僚主義啦！等傳達給青年，反覆說服，變假為真，使人對此觀念有深刻的印象而反應出一種強烈的感情，如仇恨封建主義、資本主義等，而為其利用。所謂「時事政治教育」，即運用大會報告等各種活動，掀起學習時事的熱潮，然後鼓起學生關心國事的「愛國情緒」，再進行有系統而錯誤的歷史教育，如「美國侵華史」，最後把這些錯誤觀念和熱烈的「愛國情緒」配合起來，使之發諸於行

動。所謂「土改教育」，即讓青年參加實地的「地主」、「惡霸」的鬥爭，而造成階級的仇恨，即使青年在身旁客觀的環境中學習而改變其觀念。所謂「自我批評」，即使人在公開的場合中承認自己的錯誤，揭發自己的短處，批評自己，攻擊自己，直至體無完膚的地步，使人根本喪失了自尊心和自信心，造成心理上的自卑感，以便能毫無抵抗地接受共匪的一切「改造」，這是一種很厲害的武器。② 「勞動改造」：主要的就是下放農村、參加勞動，這是毛酋為解決城市人口問題、青年就業問題和支援農村及邊疆的生產，而於民國四十四年所號召的青年下放運動，這就是毛匪的惡毒，他完完全全的把青年當做任他使用的芻狗、犧牲品。

③ 中共對青年業餘生活的控制：

中共在以政治的、勞動的教育控制了學生的學校生活外，還要控制青年的業餘生活。民國五十三年二月間，中共「人民日報」曾關專欄，討論所謂「還有那八小時怎樣度過」的問題，其結論是要求青年做到「業餘生活也要革命化」，他希望學生能將「革命話題」帶進宿舍，希望學生從家庭的圈子裏跳出來，不要把家務擺在工作和學習之上，他號召推行「學習小組」和「業餘學校」，鼓勵學生參加，要青年學習政治、革命理論以及毛澤東著作。由於他控制太過嚴密，知識青年大多發生反感。

從以上的敘述可知，毛匪在大陸上實施的是政治的、愚民的教育制度，降低了教育的質和量，並且由黨委來控制教育，即所謂「外行領導內行」。又透過「共青團」的組織，運用「思想改造」、「勞動改造」的方法來控制青年的言行和思想，在這種種的壓迫、利用和剝削下，青年們的反應是如何呢？

## (二) 文革前大陸青年的思想狀況及反應

民國四十六年五月一日，中共公佈了一個「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」，表示願意接受來自黨外的批評，自此至六月八日之間，知識分子紛紛發表了他們對中共的領導和所謂「社會主義制度」不滿的言論，大學生們更是在激烈的言論之外，採取了除武裝起義之外的一切行動，使這一運動愈演愈熾烈，而成爲一顆反共的奇葩，這一切都超出了中共的預料，於是立刻改變政策，將這會受到鼓勵的運動，轉化成爲「反右派鬥爭」，對所有曾參加行動的反共份子實行殘酷的鬥爭和整肅。這就是轟轟烈烈的所謂「百花齊放、百鳥爭

鳴」的「鳴放運動」。在這一運動中，青年學生佔了很重要的一個地位，他們選擇了整風指示的第三天，即五月四日，北平自由學生舉行了以爭取民主、自由為中心內容的大型晚會，以做法「五四運動」。自此以後，學生組織就經常公開召開校內集會，揭發共匪的暴行罪狀，使各校中的反共情緒空前的熱烈。另外又有無數的大字報貼滿北平各高等學校的每一角落，從理論上，向中共發動攻擊。五月十九日公開成立了一個「中國百花學社」，有計劃的推行抗暴活動。五月廿六日又舉行了一個聯校集會，公開申討中共。這時百花學社等學生組織亦展開了向校方「黨委」奪權的努力。這一切行動使得中共中央恐慌震驚起來，而立刻使用各種陰謀手段及武力來鎮壓青年的運動。這一切的抗暴行動明白地告訴了我們，青年對中共的壓迫和控制不但是不滿，而且已到了不可忍受、一發即不可收拾的地步。

民國五十三年六月，共匪在召開「共青團第九次代表大會」上，自承其對青年的控制歸于失敗，而且在思想、認識方面有重大的分歧與矛盾，其內容大約如下：

甲、共匪促使青年革命化，青年們的反映則為「實行階級調和，取消革命為綱」及「走上不革命，甚至於反革命的分歧」等。

乙、共匪加強「階級教育」、「階級鬥爭」和「階級專政」，而青年則強調「人和人是朋友、同志和兄弟」，主張「人道主義」和「人類愛」。

丙、共匪推行「教育和勞動相結合」之方針，青年則認為「知識分子參加體力勞動，是屈才，是浪費」，有違「社會分工」原則。

丁、共匪要求青年「犧牲一切幸福，不要貪圖眼前的生活享受而放棄革命」，而青年則主張「不要革命和戰爭」，並提出「生活上過得好」等口號相對抗。

因此，在這次大會上，毛匪把「培養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」作為對大陸青年的一個政治號召，這是毛匪企圖抓住青年、利用青年的又一回合。在這號召、努力之後，青年與毛匪的思想仍然有許多重大的分歧，因此至文革，又證明了此一回合的失敗。

就在毛匪提出「接班人」問題的前夕，「光明日報」發表了一篇題為「讓青春放出光輝」的文章，文中指出「青年是一切時代最生動的力量」，因而強調「青年人不要當等待，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意氣奮發！」同時

，該文還特別奉勸「成年人」對青年人從事科學和技術的研究，不要去干涉。這篇文章對於大陸上那些慨嘆「被泥土埋葬了青春」的知識青年影響很大，立刻普遍地引起了共鳴；有的青年認為它說出了自己心裏的話，有的青年把科學家的名著抄在日記本上，把他們當作自己努力、奮鬥的榜樣。共匪認為作者滿口讓青年人努力鑽研，在科學文化事業上做出貢獻，却對青年人的革命化一字不提，這不是明明白白在號召青年人「只專不紅」嗎？所謂「專」就是專業化的意思，「紅」就是革命化，共匪所提出的所謂「又專又紅」是要學生以紅為主，以專為副，希望青年能夠儘量「紅透」一點，以便「在政治上過得硬」，進而成為「革命接班人」而供他利用。而青年則由於進取心的驅使，總希望自己在學術技能上能夠儘量「專深」一點，甚至成為專家，以便「在生活上過得好」，這個「紅」、「專」的矛盾也就是中共與青年之間的主要矛盾。

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廿四日，共匪「中國青年報」又展開「怎樣看待『政治上過得去、業務（學業）上過得硬、生活上過得好』的思想」的專題討論。這個「三過」的思想在知識分子中甚為流行，他們認為：現在這個搞「建設」的時代和過去搞「革命」的時代不同了，因此，政治上不必然要求那麼嚴格，只要能過得去就好了，而業務（學業）是比較實際的，有了業務（學業）才能對社會主義建設有貢獻，如能在業務（學業）上有貢獻，那麼「國家」、「人民」一定會看重你，一定會報之以優厚待遇，這是理所當然的。而共匪則認為「三過思想」實際上是一條「個人主義的黑線」，「政治上過得去」只是一個幌子，「業務上過得硬」是他們向「黨」和「人民」討價還價的本錢，而「生活上過得好」才是他們的目的。

從以上報刊的專題討論中，我們不難看出當時青年的思想狀況大約如下：

甲、在政治上持「中游」態度：「中游思想」即大陸青年消極抵抗政治運動的態度。他們認為在政治運動的浪潮中「爭上游容易犯錯誤，在下游容易受批評，只有穩居中游最好」。

乙、在專業上富「進取」的精神：雖然共匪抑制青年的上進精神，但是青年畢竟是要求上進的，他們要求在業務（學業）上要過得硬，希望有努力進修的環境與時間，以攀登科學文化的高峯。

丙、在生活上則有嚮往「自由」的意向：「讓青春放出光輝」一文之所以能吸引廣大的青年，實係由於該文說出了青年人的希望，即在學術上爭自由，在生活上爭自由。再則，我們可由青年對共匪控制業餘生活的反應看出他們嚮往自由的意向，因為他們的反應不但冷淡，而且普遍是採抵制的態度，譬如：有的人要求自由支配業餘時間，有些人不願參加集體活動，又有些人，尤其是農民，指出他們根本沒有業餘時間去學習……等等。

因此，我們可以知道，在「文革」之前，共匪對青年的「團結」、「教育」和「改造」等工作均告失敗。所以共匪不但對於「曾受資產階級教育」、「出身資產階級家庭」的「資產階級青年」不敢信任，而且對「生在新社會，長在紅旗下」的青年也不放心，認為他們思想已受到「修正主義影響」和「資本主義的腐蝕」。

### 三 文革中大陸青年的思想和行動

「文革」展開後，中共即派遣大量「工作組」前往各大專院校，進行鬥爭工作，而所有大中學校的「工作組」則由「共青團中央」派遣。當時「共青團」內部已產生問題，而派往各級學校的「工作組」又大都執行劉少奇鄧小平交付的任務，並且挑動學生鬥爭學生，因此，毛澤東支持並且發動了「紅衛兵」運動，繼續推行其文化大革命。紅衛兵組織是自發的，因此遲遲沒有一個全大陸性的組織，各地派系非常多，且各組織對事物的看法和主張大都不相同，因此，造成了後來的混亂和武鬥的情形，武鬥的激烈迫使毛共採取以軍政訓練控制紅衛兵，以學習班改造紅衛兵思想，以工農兵管理學校：……等一系列的措施來壓制紅衛兵。

大陸青年在「文革」期中，最主要、最突出的活動，就是參加了紅衛兵的「造反運動」，因此，我們對當前大陸青年的思想和問題，可以從紅衛兵運動中去研究和探討：

甲、從紅衛兵的起源看大陸青年問題：紅衛兵組織之所以自動發起，其動機和目的就是為了鬥爭，當劉（少奇）鄧（小平）派將「工作組」派入各大中學校後，因在技術上使用「挑動學生鬥爭學生的手法，於是學生乃紛紛成立「紅衛兵」和「戰鬥隊」等組織，與「工作組」等組織及其支持者對抗。劉鄧派之所以被「紅衛兵」攻擊，乃是由於劉鄧派為「當權派」；紅衛兵

當初之所以要鬥「當權派」，乃是由於他們不滿現實，不滿共匪的各種措施，而藉造反以發洩出來。

乙、從紅衛兵的派系和派性看大陸青年問題：「紅衛兵」組織及其活動的基本特質，就是派系林立和派性頑強；北平的「紅衛兵」，按照其對待發生事件的態度，可分為十派，即「造反派」、「頑固派」、「保皇派」、「主流追隨派」、「懷疑等待派」、「奴隸實踐派」、「妥協派」、「胆小鬼派」、「卑鄙派」和「兩面派」。這十派未必能包括所有派系，但足以說明「紅衛兵」派系的衆多，思想狀況的複雜。

至於派性，據五十七年一月十二日共匪上海「文匯報」社論的分析，計有：①對最高指示，不是句句照辦，而是各取所需。②為了一派的私利，將「人民」的、「黨」的、「全局」的利益全拋開了。③「混淆敵我界限，包庇階級敵人，同意『我』的觀點的，不管是特務、叛徒，都是『同志』；不同意『我』的觀點的，即使是同志，統統成了『敵人』。」等等十條罪狀，足以說明派性所發生的影響。從這兩項資料看來，「紅衛兵」的派系和派性，均至為複雜，但是，簡單說來，它就是「多中心論」的徹底實踐，他們反對毛匪的專制，共匪指其為「它渙散革命隊伍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，妨礙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貫徹執行。倘若各個部門、各個單位都要「以我為中心」，全國有許多的中心，仍舊是無中心。」「多中心論」抵制了毛酋的「一元領導」。本來，「多中心論」原係匪黨內部權力傾軋的產物，但它却很快的反映到「紅衛兵」組織之中，使「紅衛兵」組織益為分裂，更難聯合起來。

同時，「紅衛兵」的派系林立和派性複雜，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，它也顯示出大陸青年在共匪的訓練下，或多或少具有的權力慾、領袖慾和鬥爭性。

丙、從「紅衛兵」的極左思潮看大陸青年問題：「紅衛兵」從「破四舊」開始，就以極左姿態出現，見「當權派」就反，見「幹部」就鬥，懷疑一切，否定一切，排斥一切，打倒一切，及至「五、一六兵團」及「湖南省無聯」成立，極左思潮更為高漲，揚言要「徹底打碎所有的舊國家機器」，否定一切權威，並指「服從無產階級當權派的領導」就是「新的奴隸主義」。因此，極左思潮乃是「紅衛兵」反對一切，打倒一切，真正造反的根源，從青年的觀點看來，它乃是青年反毛反共、不滿現實的表現，也是青年思想分歧

、心靈空虛、以及「無政府主義思想」的發洩，所謂「無政府主義思想」是，因為長期以來飽受極權統治與迫害，渴望能爭取到最低限度的生活自由，是故從「文革」以來即趁機掙脫禁錮或抵制奴役而產生的一種思想。

如今，紅衛兵雖受到鎮壓，但是大陸青年中又流行着三種論調：這三種論調是「讀書無用論」、「教書倒霉論」及「文化工作危險論」，這「三論」可謂全面地、深刻地概括了大陸所有知識分子的悲慘遭遇，也說明了大陸知識分子正紛紛以各種方式抵制毛共的有關政策。

## 四 大陸青年思想之特質

大陸青年思想問題，本來頗為複雜，但概括言之，不外三大類，即思想政治問題、學業職業問題、和生活行動問題。我們從上述的青年基本思想狀態觀察，他們反映在思想政治問題上的是個人主義，反映在學業職業問題上的是業務觀點，而反映在生活行動問題上的則是自由思想。對於這三種思想，共匪「光明日報」曾於五十五年三月二十日起連續發表五篇社論，作全面的批判，其要點如下：

①關於個人主義：該報指出：「在知識分子當中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還是很嚴重的。年齡比較大的知識分子，在舊社會受到家庭、學校教育和社會各方面的薰染，是用資產階級世界觀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教養出來的」；「就是在這社會裏長大的年輕的知識份子當中，也有一些人因為受了舊的教育傳統和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，因為長期脫離實際，脫離農工，沾染了不少、甚至是整套資產階級個人主義，知識份子的工作，一般說來，大半是個體工作的方式，如果不努力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，這就很容易產生資產階級個人主義」，這不僅說明了個人主義的普遍，而且，也指出了共匪青年教育之所以失敗的原因。

②關於業務觀點：該報指出，一提到「用」，知識分子往往首先想到或者只是想到用於自己的業務。他們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，只是為了能從中斷章取義的抄引，以證明自己的觀點正確。他們不安心工作，整天想回書房，一心想把鑽研業務當作成名成家、換取榮譽和享受的資本。

③關於自由思想：該報社論指出，從事腦力勞動的一些知識分子，他們

教書、寫文章都是講給別人聽、寫給別人看的。他們對別人說，學了革命的道理要照着去做，可是他自己却壓根兒沒想到要做，他們贊成馬克思主義，但是却不準備拿馬克思主義來代替自己的自由主義。

## 五 結語

大陸青年思想，由上可知，其與共匪政策之間，始終存在着相當大的矛盾，即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矛盾、業務觀點與政治觀點的矛盾，以及自由思想與極權思想的矛盾。而這些根本的矛盾，正隨着時間的發展，愈來愈深刻、愈尖銳。換句話說，也就是大陸青年目前正以個人主義、業務觀點、自由思想，去對抗毛共的集體主義、政治觀點和極權思想，使毛匪非常失望，因而他在所謂「十八點最新指示」中曾經很感嘆地說：「本來想在知識份子中培養一批接班人，現在看來很不理想。在我看來，知識分子，包括仍在學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，從黨內到黨外，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，因為解放十七年來，文化教育是在修正主義份子把持着，所以資產階級思想溶化在他們的血液中，所以要革命的知識份子必須在兩個階級、兩條道路、兩條路線鬥爭的關鍵的階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觀，否則，就走向革命的反面。」這段話說了沒多久，毛匪就下放知識份子，並對他們進行「思想改造」和「勞動改造」，可見毛匪對於大陸青年，目前已非常憤恨，並且以敵對的態度，及政治的手腕去壓制、奴役他們，彼此之間已存了很深的鴻溝，相信今後大陸上的青年問題將愈演愈烈，終至令毛匪無法收拾的地步。像毛匪這樣地胡作非為，違反自然真理地把人不當人，而當滿足個人野心、私慾的工具和犧牲品，敗亡、崩潰將是他唯一而必然的結局了。

註：本文重要參考資料列述於下：

○「大陸青年思想問題之探討」一文，汪學文先生著，刊於「匪情月報」第十二卷第二期。

○「中共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」一書，汪學文先生著，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。

○「從毛著『青年運動的方向』重新發表看毛共的青年政策」，汪學文先生著，刊於「匪情月報」第十二卷第四期。

○「共匪教育概況」一書，陽明山莊刊行。